

與設立的目的，海基會的業務職掌很清楚，主要在接受政府委託處理有關兩岸談判對話、文書驗證、民眾探親商務旅行往來糾紛調處等涉及公權力的工作，因而也必須接受國會監督。多年來這隻代表官方與中國互動的「白手套」，其主事者儘管不乏藍綠政黨人士出任，然鑑於任務的特殊性，多能卸下色彩謹守中立分際，唯獨現任董事長江丙坤，不僅大選時專程到中國為國民黨拉票，最近他居然在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說，他贊成民進黨與中國交流，如果有需要，海基會也願意幫忙。這些言行皆已逾越了分際，馬總統有必要整飭觀瞻，以維護國家顏面。

二、江丙坤在選舉期間跑到中國去「奔走」，引起外界爭議時，海基會曾經公開解釋江丙坤是以國民黨副主席的身分從事黨務，如此說法非但無法平息眾怒，反而提醒大眾海基會負責人的選派應該迴避黨職，才能禁絕這類惡性的混淆。新近他對港媒受訪的內容，很明確是以海基會頭銜發言，但是他卻大放厥詞地說，兩岸關係發展是馬英九總統勝選的最大原因；又說，海運空運、旅行、百貨公司、土產店及大飯店的老闆都很擔心「變天」會嚴重影響生意發展，「大家不願意看到這個狀況」；甚至批評民進黨「台灣共識」沒有內容，這是這次選舉有那麼多企業家出來挺國民黨的最大原因。

三、暫且先不論海基會可不可以涉入國內各政黨的競爭，或者適不適宜針對不同政黨發表具有價值判斷的發言，海基會既然是接受政府委託處理兩岸談判對話，就該認清這是一個攸關國家利益高度敏感的博弈，所謂「觀棋不語真君子」，世界上有見過受甲國之命去與乙國互動的人，竟然會大聲嚷嚷若沒有乙國，甲國的各行各業就會死的嗎？就效應來說，這已經不是馬政府的白手套了，恐怕很容易被誤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伸過來的黑手。更何況，海基會處理的業務屬於公權力事項，是不允許選邊站的。

四、海基會當初成立本來就是權宜性角色，只是一個過渡安排，過去四年，馬政府一再強調，現在兩岸官員已經正式上桌、直接談判，最後簽署協議的「江陳會」純屬儀式性質。言下之意是，當前雙方的互動已經提升到政府對政府的「互不否認」位階，海基、海協兩會是落款畫押的功能。既然其實質地位與價值已經逐漸弱化，同時基於對等，政府也應該致力於將官員上桌朝向制度化推動，進而脫掉白手套，讓兩會慢慢功成身退才對。

五、但是近來卻傳出一個讓不少人錯愕的消息，海基會計畫清明節後搬進位於大直國有地的新大樓辦公，總經費需要七億一千九百萬元，最近傳出還短少二億元需要向各界募款一事，令人不解，有什麼必要這樣大張旗鼓、鋪張浪費？海基會宣稱新會址可望成為第八次「江陳會」的會場，這個心態就更值得探究了，馬先生的第二任不會重新檢討海基會人事？江丙坤去到海協會的會址有這麼豪華摩登迎接他嗎？箇中是否暗藏著太多個人議程、潛意識要拉著中國幫襯背書？任何一個代表國家與外國交涉的專業人士，必然懂得其職責是為母國據理力爭、將利益最大化，倘若搞不清楚狀況，錯以「捐客」自居，一下子公私不分、黨國一體，一下子願為他黨前往交涉國穿針引線，這不只是亂了套，而是不適任。

（二十九）本院李委員應元，針對全球第三大 DRAM（動態隨機存取記

憶體) 廠爾必達聲請破產保護，負債規模 4,480 億日圓 (約新台幣 1,650 億元)，創下日本製造業史上最高紀錄，且因與台灣產業界關係密切，更在國內形成強烈震撼，持有關聯股票的投資人求售無門，下游企業的貨款追討無著，與其競爭的同業則因供給壓力驟減而意外受惠，政府部門亦緊急集會研商對策。以現今情勢發展而言，爾必達震撼的後續發展還存有不少變數，但至少已凸顯三個政策問題，值得政府省思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- 一、爾必達事件對台灣產業的可能衝擊面向非常廣泛。在短期面，與爾必達合作及其下游相關台系廠商的應收帳款，恐將面臨程度不一的損失；DRAM 價格向上暴衝的趨勢、南亞科及華亞科等潛在受惠程度、台灣下游 PC 及 DRAM 模組廠備料狀況等，也受到關注；此外，爾必達在台發行的台灣存託憑證 (TDR) 變現能力，則直接影響到廣大投資人的權益；當然，提供融資的金融業更不可能置身事外，亦將面臨再紓困或就此停損的抉擇。
- 二、產業面的發展牽連更廣，例如全球 DRAM 市場版圖與市占率的變動，包括 PC 用 DRAM 及智慧手持裝置用的低功耗行動記憶體 (Mobile DRAM)，以及全球智慧型手機品牌大廠後續出貨的順暢度，及可能的斷鏈隱憂等，都仍有待觀察；還有韓系廠商的動態，包括三星及海力士等在 Mobile DRAM 的寡占效應，以及三星是否會故技重施，運用新世代顯示技術卡住供貨，以拉大在智慧手機、平板電腦與競爭對手的差距等，更是不能掉以輕心；爾必達訂六周內提出的更生重整計畫內涵、日本政府的態度及作法，則關乎到台灣 DRAM 「聯美日抗韓」策略的後續推展與進程，同樣必須密切掌握。上述影響都還在發展中，相關各方也正在積極應變；從這些影響與可能的應變中，不同位置的人可以學得不同的教訓，對政府而言，爾必達事件至少向三個政策提出新的提問，需要重新思索。
- 三、第一個是政府力推的 TDR 政策。TDR 是政府促進台灣資本市場國際化的重要政策之一，開放國外企業以存託憑證在台第二上市籌資，但推動迄今，純外資企業極少，多以台商或華商為主，距離真正的國際化還仍遠；如今，爾必達 TDR 又成為第一家因母公司聲請破產而須與原股同步下市的案例，更是重擊 TDR 政策的威信，其在財報透明度、資訊揭露對等性、風險告知、投資人權益維護等方面的規範是否周延，同樣會在這次事件中受到嚴格檢驗，因而其不僅僅是一次性處置而已，金管會應全面檢視已疲態盡露的 TDR 政策。
- 四、第二個是 DRAM 產業的發展走向。爾必達此次聲請破產保護，可減緩其龐大債務的支付壓力，也勢必需要重新安排或處分其現有相關技術資產。從長期發展角度，政府及業界應積極評估我國記憶體的技術缺口，以及爾必達技術資產對台灣的互補性與加成程度，購入關鍵技術與專利，避免落入美、韓或中國大陸手中，而非關注於先進製程產能上；政府更應

由此推動進行深入的專利探勘及鎖定，其不僅是在 Mobile DRAM，更須主動掌握其下世代記憶體。

五、第三個是政府的產業輔導政策。近年的 DRAM 產業發展史，說的是企業盲目擴張、不敵景氣波動而出現巨額虧損、政府金融紓困、以拖待變卻總等不到春天的過程，馬總統甚至還說過「不救 DRAM，不配做總統」的重話，但如今看來，缺乏策略的救援不只救不了產業、把金融業拖下水，更錯失整併或技術升級的機會，甚且難有翻身之機，這一段過程已證明過去政策的錯誤，而且代價高昂。因此，面對目前也陷入經營困境但規模更大的面板業，政府的輔導政策真的必須改變了。

（三十）本院李委員應元，針對馬政府號稱外交人才濟濟，但其決策佈局，讓人看來諱莫如深。這種政務行政化，將重要戰略職務拿來做高層退下的職務安排的作法，對於外交體系的人而言，是一大福音。因為只要乖乖聽話，遲早輪得到好職位。但對國家的長遠利益卻是一種折損。在馬政府外交休兵的金科玉律下，台灣的外交前景只怕將要休矣，能不令人擔憂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- 一、台灣的外交圈，過去一直在模塑一個刻板印象：只有國民黨搞得定新加坡；是民進黨搞壞了台星關係。國民黨也常以前總理李光耀與故總統蔣經國私交甚篤自詡，並認為「星光計畫」讓台灣為新加坡提供軍隊訓練地方，台星關係情如兄弟手足。然，最近以來，台星關係的發展卻是空前的糟。先是傳出我駐新加坡代表史亞平觸怒星國高層，雙方接觸中斷，史亞平被調回台灣。接著國防部長高華柱率團到星國參加航太展的消息曝光，引發星國強烈不滿，聲明中斷台星軍事合作。星方的絕情，再怎麼看，都不像是兄弟手足的關係，台灣有星光計畫在手，竟也成不了籌碼，甚是丟臉。很明顯地，台星關係是出了很嚴重的外交問題。而究其原因如何，只見外交部與國防部忙著遮掩，由媒體所披露的畢竟鳳毛麟爪，令人難以捉摸。究竟是馬政府外交危機處理失當所致，還是新加坡因為中國背後施壓，對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不認帳而故意攪局，藉故引發事端？恐怕只有馬政府心裡有數了。但無論如何，馬政府至今未能做出有理有力有節的外交回應，其外交成績是要記一筆紅字了。
- 二、尤有甚者，被稱為台灣對外關係除了美國之外重中之重的日本，馬政府竟任用沒有駐日經驗又不諳日語的沈斯淳擔任代表，此一人事佈局，讓人摸不著頭緒，莫名其妙。若與民進黨執政時期所用的羅福全與許世楷相比，實在過於草率，甚至是一種看小日本的姿態。完全看不出箇中有何戰略內涵。而外交部長楊進添為其圓說稱，沈斯淳大學時代就曾修習日